

人的
新世界



與
新世界的
人



美國 Anna Lonise Strong 著 李銘·魏甯·蕭琳合譯

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

美國·斯屈朗女士著

李銘·魏甯·蕭琳合譯

上海錄潮
社發行

譯者序言

關於介紹蘇聯的書，不論是譯的人家的，或是由自己親身到蘇聯觀察了寫的，已經不少了。但我們敢說已有的許多書，不是戴了有色眼鏡的歪曲報道，不是根據了考察所得的材料所作的浮面的介紹，便是僅僅一種觀感印象；深入蘇聯人民生活，根據了長時間的體驗，不單是知道得他們的生活樣式，而且知道得他們在十九年新生活中生長的新的生活意識的真實報道，在這裏，我們敢認斯屈朗女士的這本書說得上是這樣的一本書，爲了這，也是我們三個淺學的人敢大胆地來翻譯出來貢獻給我們中國的讀者的。

作者斯屈朗女士現任莫斯科新聞編輯，她的情形，我們不十分詳細，但得說的，她在蘇聯曾經耽過十五年，在今天說已經不止了。她不僅和蘇聯各界的上層相熟識，據書裏的具體材料看，她曾經到過蘇聯的各處地方，曾經和蘇聯的一切人們一起生活過，以這樣的人來報道蘇聯，我們敢相信不因為她是個美國人而與蘇聯人自己來說有所不同吧。

這本書，從蘇聯的真實一刻不停的在變的一點說，它不是什麼不朽也無需是不朽的書，但在目

前說，爲的它根據了的是最近的事實，爲的它是長時期實際體驗的結果，爲的它以最平常的事來證實基本的理論，我們敢介紹而在這裏再着重的提出這三點優點來。

這本書的翻譯是我們三個人分任的。其中第一至第七和第十三十四的九章由李銘翻譯，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十六的四章由蕭琳翻譯，第九第十第十二的三章由魏寧翻譯。譯成後爲求文氣筆調的一貫，全由魏寧根據原文對校過一遍。其中誤譯，不妥，不一貫的地方一定很多，我們三個人竭誠希望讀者和翻譯前輩給我們指正。我們三個人也不以誰譯誰校願負同樣的責任。

最後我們對這一本書的譯本作這樣的期望：第一，我們希望有比這本書更詳細更新的書來代替這本書；第二，我們當把譯稿付印的時候，知道馮真先生也譯成了它，但我們希望馮先生如果認爲有同出二種譯本的意義和必要的話，也把它印出來，來代替我們不成樣的東西。

最後我們至誠的感謝替我們畫封面的蔡若虹先生

譯者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

序論——對一個新世界的解釋

一年前，一位俄羅斯負責的共產黨員曾經對我說：「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之下，我們人民的心靈變得這樣快，竟使我們難能與世界其他地方接觸，我們覺得更難理解他們，他們也更難理解我們。」我們在蘇維埃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出入的人，很敏銳地感到這種困難。這兩個世界之間，不僅有從紐約至莫斯科的空間上的距離，在精神上，也有從蘇維埃人民生活至美國生活的不同。像自由、民主和獨裁這些重要的字，在兩處也各有其不同的意義。蘇維埃世界明確地意識着對未來的計劃；而資本主義世界則盲目地發展。蘇維埃的執政當局的行為也有不為人民所理解，但他們認為只有真正懷有惡意的才會懷疑他們，他們對自己行為的解釋，也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向產生蘇維埃世界的舊世界解釋這一個急速增長着的蘇維埃世界，現在是越發繁複的一件事了。因為假使它底外表的成績，一年年發展到愈益明顯的時候，它底內面的生活也日益與資本主義世界在一切方面分別出來。

在柏林車站上，第一使我注意的是用三尺高的字寫的『你頭髮怎樣』的一句話。我的心便閃起

了我已經離開了的世界。蘇維埃人民怎樣考慮了這一點的呢？史達哈諾夫運動，莫斯科城市計劃，瑪麗和她的製糖甜菜，遠北的征服，再後是頭髮和裝飾，是的，那是當然的。每個人都知道生活水準的提高，堅信需要一種文化的生活——充裕的衛生設備，無綫電話，書籍，戲劇活動，再無疑的需要更好的裝飾。不過他們的個性，不是由財產或文雅來表現，而是由人們創造的各種各樣的方式。總之是動的；他們的文化就是動的。

資本主義世界內第二件值得注意的，是財產的統治生活。那裏儘是些『愛情損失的追償』、『五萬金元一個人』或者什麼『我只是爲了這裏的錢才幹呀』之類的話，他們所謂的人生和工作怎樣的卑微呀。我看見有些能幹的工程師們，爲維持生活做着政府救濟他們的小事，不是消蝕便是擱起着他們的創造力量。我看見一個很好的刊物，一位很能幹的編輯的終生工作，結果爲了新老板要急速獲利而至於衰敗停刊。在蘇維埃世界裏面的生活，同樣也有着限制的，不過限制它的不是那一個上司的利益，而是組織的階段和目的。

代名詞的使用也有着不同。資本主義下的人民的「我」和「他們」是對立的。一位評論加利福尼亞煤油場罷工的曾經說過這話：『太壞了。不能在我這地方發生。』蘇維埃人民會歡呼『我們的新油井』在他們，私有油井這觀念，恰如私有郵政制度一樣的奇怪。我記得關於美國失業的一句

話，即「假使事情更壞，那他們得有所作爲。」這不能制服的「他們」是誰呢？名詞無視了階級社會，也是說的人們所意識不及的；他們也許正在等那個上司有所作爲吧。我聽到過一回辯論「美國是否走向法西斯蒂，」我就想到蘇維埃人民就不會這樣說。「我們將走向法西斯蒂嗎？那末我們將怎樣切實地阻止它呢？」蘇維埃人民一定說地球上六分之一地方的「我們。」烏茲倍克的棉田工人，在中央亞細亞的日光之下耕作，可是他們說：「我們征服着北極；我們挽救却留斯金。」烏克蘭的農民，從未乘過飛機，可是他們也談「我們的高空紀錄，」和「我們高爾基號的損失，」並且捐錢建造十架新的。然而甚至羅斯福夫人還問我：「俄羅斯農民是否比以前更順從領導？」當我回答「不，他們正在學習改進組織工作和領導他們自己」的時候，我正感到語言的無能。

美國人常常問我：是否俄羅斯人天然比美國人來得仁慈一些，和更適合於共產主義，不，有些根本不那麼樣。俄羅斯人在革命時，比美國人更是中世紀的。這也就是說俄羅斯人「天然的」更窮困，不可靠，無效率，老是爭鬧欺騙，亞細亞社會的特點到處都有，有時真使到俄羅斯去的感到討厭。但是在財產公有的事實下，這些特點都消失了，現在個人與社會完全一致了。

國家財富和生產機構的公有，是蘇聯經濟的實體，它統一了蘇維埃生活，它使生活能動化了的。使個人與公共福利之間的對立消失，使人們說「我們」的，正是這一實體。使人們意識自己是他們

未來的計劃者的也是這一實體。因為所有者能計劃，而非所有者只能鬥爭，否則便是滅亡。蘇維埃文明的主要的特質，就是世界是『我們的』這一意識，這是他們所要把握，理解和克服的。

我的題目是蘇維埃世界；對於那些快將瓦解的攻擊蘇維埃的勢力，我這裏不談了。我說的不是『全部的真理』，因為真理從不是『全部』的；世界上常至少有兩種真理在衝突，一種在死滅的路上，一種在增長的過程中。美國的那些替英皇喬治進行陰謀工作的保皇派，也有他們的真理，不過他們僅是這世界羅曼司的調味品罷了。大陸的軍部當局的真理，還只是建立一個現代的民主國。他們自己記得在福爾其流域凍了腳，還不如英雄主義那樣的難受。他們這樣的想：過去他們劫掠饑荒的農村，是爲的必要和勇敢。歷史給予勝利者最大的禮物，不僅是他們的生存，也是他們的真理的存在。不過我也不抹煞那些因產生蘇維埃新社會而或多或少地受到破壞損失的生命。但新的歷史爲他們消滅了過去。他們也轉回在新制度中找尋他們新的將來。在財產中潰滅的生活，在工作中再造起來。怠工的改變了，而且得到了光榮的地位；富農從充軍回到工廠農場裏去了；兒童現在不問他父親什麼出身，一律平等了。因為這一個戰鬥根本不同於其他的戰爭，這裏一切人們，甚至被戰勝的敵人，都得轉入勝利者的隊伍，共同承受一切勝利的成果。

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目次

目次：..... (一——二)

譯者序言..... (一——二)

著者序論..... (一——四)

第一部 人創造新世界

第一章 改造世界的計劃..... (一——三)

第二章 革命底黨..... (一四——二七)

第三章 獨裁..... (二八——四〇)

第四章 民主主義之增長..... (四一——五三)

第五章 民族的聯合..... (五三——六八)

第六章 領導的技術……………(六七—八二)

第七章 新經濟的建設……………(八二—九五)

第八章 維護和平的鬥爭……………(九六—一二三)

第二部 新世界創造人

第九章 工廠全體……………(一三三—一三五)

第十章 一個大陸的墾種……………(一三六—一四一)

第十一章 澈底解放下的蘇聯婦女……………(一四二—一五八)

第十二章 科學的民主化……………(一五九—一六八)

第十三章 藝術的民主化……………(一六九—一八三)

第十四章 改造人類……………(一八四—一九七)

第十五章 自由空氣中的青年……………(一九八—二二二)

第十六章 新人的發見……………(二三三—二三五)

第一章 改造世界的計劃

『哲學家們只解釋了世界；我們的事業則在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費兒巴哈論綱』

我常常自問，莫斯科有什麼吸引人們到它那兒去，人們在那兒要什麼，找什麼呢？爲什麼世界的視線，逐漸的轉向蘇聯，都帶着一種疑信參半的希望，不敢說是已相信了它。這裏，我心裏閃起了一位華爾街富翁底年輕而率直的兒子，在特尼普洛斯脫洛伊(Dnieprostroy)對我說的話。

特尼普洛斯脫洛伊在那時是新俄第一個著名的奇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力水閘，』(註一)我們一刻不停的走完了這巨大建築物的『懸崖峽谷。』我們怕聽告訴我們爆炸石頭的汽笛的尖叫。我們看見偉大的碾石廠，鋸作場，汽車修理廠和臨時電力站——一切巨大的工程都爲着建設一個

註一 現在布爾特(Bouder)水閘比它更大。

更大的電力站，一個將供給百倍於它們大的工場之用的電力站。我們過訪了這『社會主義城』這兒，對於這城市的未來，有主張鄉村式，有主張近代都市式，兩者之間正激烈地討論着。我們看見了趕造起來的俱樂部，那裏有數千工人忙着吸取智識，讀寫政治經濟書籍，和關於新工作技術的一切問題。夜了，我們站在還未完工的河岸上面，那裏河水被提高着，準備淹沒那個人造湖潭下面的高灘的。我們往下望着電光的掃射，它破碎了烏克蘭濕原千餘年來的黑暗。揆着一位同伴說：『我想特尼普洛斯脫洛伊已把引起我到俄羅斯來的問題解答了。』

我問：『什麼問題呢？』

『改變世界，還是由一下改進人類呢，還是改變規範人類的社會環境？』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中，工作的噪音，從地底騰起，充滿了地面，不斷的傳到我們那兒來。引擎底尖短的節筒聲，崖壁撕裂的吼聲，礮石廠磨石的撞擊聲，鑽鑿機鑽鑿河床的聲音，一切的一切——因為在夜裏，覺得格外的尖銳，但爲了距離遠，也不覺得刺耳——混成了偉大的交響樂，人類建設着征服地球的音樂。

在弧形光線的外面，躺着霍爾狄茨島，在過去，這是流匪抗捕的最後立足點。我們記得那個從這島來的粗魯的農女，那天我們看見她穿着外套，管理着十二個用汽槌工作着的人。特尼普洛斯脫洛

伊已經在幾個月內把她從一個農僕變成了一個「組長。」我們還記得那個在鑄造廠爐火旁邊跟我們談話的那個鐵匠，他非常地愛工作，他表示了鐵樣的意志，跟我們說：「你們可知道，我們要在一九三二年以內完成這水閘的。」——一個簡單的工人，把柯柏公司的一等工程師的估計，推前了一年。（註二）

我們記得：河岸左右的工人的競賽怎樣推進了水閘工程，用着不斷增強的意志力超過了美國人精密的估計一倍。紅綠信號夜夜橫過激流指示一天的總績。大紅星慶祝超計劃的完成。夜夜週週，兩岸都競爭保持紅星的照耀。我們記得活動電影，戲劇，音樂會及演講等等。這種種活動把城市的文化帶到來自烏克蘭散落農田中的無數人那裏去。優良的新工藝學院開着晨班，選取河上工作的人，訓練做工程師。我們看見在高岸上的美國顧問們的住宅。關於這大工作的技術，這些顧問比俄羅斯人知道的多，但對於俄人的精神却永遠迷亂。

是的，特尼普洛斯脫洛伊答覆了我全伴的問題了。特尼普洛斯脫洛伊是新社會制度之下的新生產方式，這是全盤的改造人類。

在過去五年之中，美國不斷的有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經濟家到蘇聯去，他們都爲着自己的職

註二 這工人的估計獲勝了。這水閘是在一九三二年即預計的前一年完成了。

業；有偏見的或老朽的旅行家，則找尋新信仰的材料和舊信仰的證據。特別自從一九二九年的恐慌打擊了「永遠得改進」的世界之後，他們從這經濟的「地震」的破垣頽瓦中逃出來，到蘇聯去看，蘇聯造就了些什麼，也許有些什麼東西的。然而，他們決不會像我們青年同伴們，把問題弄得一樣清楚；他們也決不會這樣的迅速地解釋他們所見到的，世界上首創的世界的本質。但是他要求解答的問題，却是基本的，他們大部份所注意的，是一個有人類以來的古老的問題，它曾經苦惱了很多哲學家，正不少於這種失意的遊客，即：「我們的世界能改造嗎？」怎樣改造呢？

這問題尤其激動着美國現在的中等階級。中等階級已經看見它的舊世界被奪去了，但是怎樣被奪去，他們是難以領悟的。百年之前，美國除奴隸制的南部以外，人民百分之八十是獨立的小有產者及通常的農民，他們把民主與自由的理想，「人們應有獨立生計手段的自由平等」(註三) 遺給他們的後代。但經過一世紀發展的大規模的工業掃蕩了小的經營，增加了薪水階級的數目，使農民依賴於銀行與市場，這樣，就把美國變做「僱用工人的國家」了。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民依賴他們自己產業而生活，代替百年前的百分之八十。

財產的實體雖消逝了，而其迷戀仍繼續了許久。薪水階級仍然覺得他們有些東西——可不再

是商店，小工場，農田，却是保險、債券、公債的儲金——這些把他們稍微抬在勞力階級之上。突然，世界經濟危險毀滅了這種幻覺。假使要指出這些微小的人們控制他們自己的財產能力之薄弱，那只要看他們流動財富價值由一九二九年之271,000,000,000金元縮小至一九三二年之40,000,000,000金元。（註四）無數中等階級與工資勞動者一樣被陷於毀滅的深淵；他們同樣地在麵包綫上待着，同樣地注意政府的救濟計劃，同樣地奉承上司。只要資本主義世界一天存在，他們同樣地都得聽憑於上司。上司們具有生產與生活的手段，而且將給予他們以生產與生活的手段。

他們的處境更爲痛苦，因爲在我們西方世界的大部份，過去百年是被約翰斯屈拉齊叫做『有偉大希望的世紀』（註五）啊。』工業革命把生產由家庭工場奪到工廠去了，鐵道，輪船，電報結合了天涯地角，它固然改善了千萬人的生活。尤其在美國——那裏由於新的機械與技術方法的出現，伴着經濟政治之深入於富饒的內陸之地域的擴張，再有由各國來的力壯的勞動者加以推展，更因沒有受到封建殘餘的阻撓——對於不斷進步和繁榮的確信，成了一種意識和非意識的國家信仰。紅屋的小學校也屬望每個孩子將來爲大總統。『到西方去吧，青年們。』成功的財閥們說：『不要在美國』

（註四）依據 Robert R. Dhane 關於收入在五千金以下人的流動財產的數字，由 Corey 摘引。

（註五）約翰 斯屈拉齊 『法西斯之威脅』。

做隻熊啊！但較這種意識的宣傳更深入的，傳播着一種決定底的樂觀主義的空氣，這使每個善良的社會鬥士，對他朋友作不道德的打算。難道美國這樣的大地方，美國有效率的工業，美國生產的能力沒有給每個人民一樣高標準的生活——美國的標準嗎？這很容易證明他們給了的——而現在還是如此。

對於不斷進步的信仰怎樣了呢？除了有些方面這信仰仍然像無望的習俗殘存着，其餘的地方被必然的惡運的信仰所代替了。在歡呼必然進步之後不久，『法西主義的前途不可避免了』，『西方不必避免的昏黑』，『過去繁榮的標準，決不能再有了』，已是口頭禪了。其餘的人開始瘋狂地尋覓過去的信仰，看看別處是否勝於我們，是否還保持這信仰。這些人知道對於進步的必然性之信仰從來沒有成爲普遍信仰，而只限於一定的經濟發展時期，限於那些時期的某數國和某數國的某幾種階級。整個中世紀數百年把世界看做人類本質上不變的花園，宗教由之挑選少數上天堂而遺留其餘的人下地獄，不是嗎？甚至今日，不是千千萬萬人——東方的那些被壓迫的大種族——認爲生命的過程是那樣基本地醜惡的，他們信仰佛教，認「空」是一種幸福嗎？

甚至在我們西方，因爲資本主義腐化爲法西主義，興起了對進步必然性的新的否認。過去的理想——羅馬帝國，日耳曼神，宣揚法西主義的小說所描繪的封建的不列顛——用着情感的魔術鍍

以法西斯主義的教義：認為科學與機械生產是有害的，民主主義和平與戰勝貧窮是腐敗的社會之舞臺的夢想，殺人的戰爭是人類最高尚的目的呀，因為法西斯主義是絕望的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步，絕望的資本主義不能再應用科學與機械的生產，不再敢允許和平或民主主義的存在，它必得無情地拒絕它底犧牲者，不消滅貧窮，然而這在資本主義世界技術上早已是可能的了。

人類的理智能夠找出改組人類社會的方法——一種為人類的意志力所能遵循的方法嗎？我們一定得盲目地跟從未來，忽而因相信必然的進步而愉快，忽而因相信必然的惡運而厭棄，向什麼超自然的世界要求不公平不合理的混亂底合理而公平的平衡嗎？或者，人類思想之繼長的集體的應用，即如科學，我們知道，它在統制和合理化人類現象上還是不完全的，可是我們知道它是最好的一條途徑，不能擴展至於統制和合理化我們人類的運命嗎？人類製造的機械今日愈益威嚇着要把人類奴化；人類能夠克服機械嗎？科學與技術知識所提供的巨大生產力量好像足夠廢除貧窮，然而日今却增加失業，經濟危機，戰爭；人類的意志力能够壓服這些力量嗎？

換句話說：我們是問人類是否能夠主宰命運。是不是人類理智的一切光芒僅是燐火，它給我們增大對物質現象的支配能力，可是却因為它們給了我們虛偽的簡陋的光照，引誘我們踏進了泥沼，更凶狠地陷落我們？或者它們是不是一種黎明時的所謂晨光，它將不斷增強為日光，在其中，不但一